

## “华夏第一城”石峁遗址探访记

孟红霞 高艳芳

石峁，是一座大山梁；据考古推断，史前这里是一面慢坡。

几千年风吹雨淋，岭沟纵横，坎壑破碎，就这样横亘在北方的天空下。

石峁村，没有多少树木，满山满梁，一世界散落的碎石片。也散落着破旧的人家的窑洞，都用旧石片垒砌了墙。古城遗址中的好多宝物在早些年就被盗挖走了，剩下这些四千年前古人用过的石片，被村人垒成猪圈、厕所、饭桌、院墙；没用的也存放起来，家家院子里码放着一个个囤子形状的石塔塔。这里甚至没有一寸多余的土地，从盘山路上走过，看见生者的窑洞和死者的坟茔一同散落于坡梁上。

人家，院落，石墙，山泉，瘠薄的土地，加上偶尔的一声牛哞，公鸡清亮的打鸣——便是如今的石峁村。

### 一 没有门的“城门”

从高家堡镇东边一条小路，开始爬山，婉转而上三四公里，就到了石峁。考古队的邵晶队长直接把我们带到外城“东门”，要从这里走进“古城”。他说：从航拍的图片分析测算，整座“古城”呈一个慢坡之势，这“东门”处于“古城”最高处，地势开阔，位置险要。

四千多年前，童年的人类，拿着只手可握的石斧，他们又是怎样来建造石峁这座石头的“城门”？

石峁古城东门建在外城东北部，门道为东北向，由“外瓮城”、两座包石夯土墩台、曲尺形“内瓮城”、“门塾”组成。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“┌”形门道连接，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。

东门遗址的墙体中，每间隔1米左右距离，就会插有一根原木。这些原木生植的年代，经过C14的初步检验，与考古发掘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（属于龙山时代中晚期——夏代）。这样的方式，和今人采用的浇筑混凝土钢梁在原理上是一致的，主要起到对城墙整体结构的支撑和加固作用，其外形及木纤维结构现在仍清晰可见，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，这样的结构到了汉代才有出现。

没有灯光，只有阳光和星月。

没有什么工具，大概只有树枝、木棍和石斧，我们又哪里知道，我们的先人在那样的时空下，就可以绘制壁画？

壁画的身影，就出现在这东门上，是在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的，成层、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有一百之多，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面上。它们以白灰面为底，用红、黄、黑、橙等颜色，勾绘出几何图案，最大的一块壁画要有30厘米见方，这又成为龙山时

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。

“一号马面”，这是石峁古城考古队工作现场的一个标号。其实际的意义怕不只止于此。东门北墩台约50米处，“一号马面”凸出城墙墙体约6米。而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主编的《中国城墙》一书记载：“马面这个名称，首先见于《墨子》中的《备梯》与《备高临》二篇，其中所说的‘行城’即‘马面’。表明至少在战国时，它已被用于城市防御了（马面，城墙隔一定距离设置的突出矩形墩台，以利防守者从侧面攻击来袭敌人）。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，最早在城墙上构筑马面的是燕下都的宫殿区，以后有汉魏洛阳金墉城北壁的‘墩台’，但直到北宋才被普遍使用。现存最早的马面实物，见于甘肃夏和县北的汉代边城八角城。它的内城尚存马面五处，西南及西北各二处，东南一处。马面宽12.2—38.5米、长6.7—11.7米不等，为非对称式，是依据需要而设。”

历史在这里，又一次改写。

石峁古城只给我们露出它的一座城门，考古界就惊呼：石破天惊！极短的时间里吸引了全世界考古学者的目光。而这东城门上发掘的每处24颗人头骨，更是让各国的考古专家吃惊，考古队的邵队长这样说。

石峁遗址摆放头骨的两处遗迹，分别在外瓮城外侧和东门门道入口处，均是24颗人头骨。之后又探明，整座古城共有4处这样放置人头骨的遗址，好像有一定的摆放规律，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。瓮城外侧人头摆放呈南北向椭圆形，门道入口处的人头骨摆放略呈南北向长方形。

为何每一处摆放24颗人头？为何摆放成这样的形状？身体和头颅又为何不在一起？现在还没有人能解答。考古专家初步鉴定，这些头骨女性居多，年龄在20岁左右。部分有明显砍斫、灼烧迹象。多位专家共同探讨，认为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。在新石器时代多处遗址中发现，部落首领人物死后使用人殉，而这样的以年轻女性头颅用于奠基仪式或祭祀活动，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发掘中尚属第一次。

石峁古城，这样一座史前最大古城的城门，却没有拱顶，没有开合关闭的门扇，以考古专家所言，当时还不具备修筑拱顶和安门扇的技术。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考古学界对这座城门的震惊程度，有人惊呼：“华夏第一门！”

站在“华夏第一门”北墩台上，“石峁城”已尽在眼底。古城内曾有过怎样的繁荣？古人吃过的谷物瓜果、穿过的蓑衣兽皮、呼吸过的空气、存在心底的爱情，已无处可觅。但这轮廓清晰、完整的石屋，还是将先民们的生活带回到了我的眼前，从这里走出，握着石斧，持着木棍，春雨中把保存在瓦罐里的作物的种子，播撒在山坡上；天高云淡，热烈的秋阳下，拖儿带女，于田间和枝头收获着果实。草木茂盛，河海横流，上山狩猎，下河捕鱼；山之巅，水之边，劳动、歌唱……那只是劳动的号子，还是一支简单的山歌呢？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；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有狐绥绥，在彼淇梁；心之忧矣，之子无裳。比《诗经》里这些歌谣还要早近两千年的石峁的先民们，又唱的是些什么歌谣呢？

## 二 “华夏第一城”

古堡曾迎来过一批特殊的客人，时间是2012年深秋。他们是中国考古学会、国家文物

局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、国家博物馆、陕西省文物局及清华、北大等高校的教授，40多位中国顶尖级考古专家。就在这次联合考察中，于这古堡向全社会发布：“石峁遗址是已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，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。”

这时候，有考古专家给石峁古城戴上了这顶桂冠——“华夏第一城”。

在这个信息时代，网络世界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全世界考古界向石峁投来敬意！

石峁古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，是在于它庞大的城体，整座古城的面积多于4平方公里；这就意味着，“最大古城”的纪录在2012年这个北方的秋天又被刷新。在此之前是1936年，发现的最大古城是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，城址面积3平方公里。其次分别是山西襄汾的“尧都”陶寺，面积有2.80平方公里；四川宝墩古城，面积约2.76平方公里。这些史前古城的发掘，一次次更新着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。

考古勘探已完成了对这座古城结构的确认：石峁古城遗址由皇城台、内城、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。内城墙体残长2千米，外城墙体残长2.84千米。放眼石峁，有考古专家做了这样一个圈点：石峁古城的格局，很有一点今天北京、西安、广州格局的意味。

“皇城台”是本地老百姓相传的一种称呼，它建在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，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，大体呈方形；内城将“皇城台”包围其中，依山势而建，城墙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。从“皇城台”的区位及高度探测分析，它是整个古城的核心区。与内、外两城不同的是，“皇城台”没有明显石墙，全是斩山砌筑的护坡墙体，布满古铜色的锈迹，保存完好，有的高达20余米，斜收趋势明显，有层阶。

勘探化验地层关系，考证从古城里出土的陶器、玉器及出土遗物，专家初步认定最早一处修建的就是这“皇城台”，在龙山中期或略晚（距今4300年左右）；其后向内城扩展，在龙山文化中晚期；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至夏代，延伸至外城。

祭祀台是石峁古城又一处神秘之地。它坐落在外城南城墙外两三公里的大山岭上，此日天气晴好，长天无云。这祭祀台地势没有“东门”高，视野却比站在“东门”上还要开阔很多，风光也完全是另外一番；数次上石峁，这回才觉得找到了观望整座古城的最佳位置，隔了几公里，内城墙——那草莽、古石的环形带仍清晰可辨，像斜挂在山坡上似的。外城墙则从东门起，向南行，再向西折，沿山势逶迤而来，以地形蜿蜒而去；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，高约3米，宽约2.5米，现存长度5700余米，全为石砌城墙。

山岭最高处，直径数十米，一个圆圆的山包，黄土里散落着乱石片，城墙上那样的石头，是祭祀台。向北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20余公里的锦界国家级工业园中亚华发电厂的大烟筒；东望，群山如涛；秃尾河南流拐弯的地方波光粼粼；仅一河之隔，河东是黄土高原，河西则是风沙草滩区，随河流逶迤而去的沙漠上，悬浮着一抹一抹淡淡的烟岚，大漠高低起伏，雾岚如梦似幻。这就是我刚所说的另一番风光与气象，也正是出于此，考古专家又给了这祭祀台一个名字：观象台。

没有灯光的那些夜晚，这“观象台”四面的天空，星星该是怎样稠密、灿烂？繁星退却，第一抹初阳又是谁人先看到的，一块红绸缎一样，挂在远处山脊之上……

### 三 谁住过的古城？

次日清晨，再上石峁。

站在“华夏第一门”——外城东城门的北墩台上，山风猎猎地吹来，远古也曾这样吹的风，曾经吹拂过先民们身上的兽皮或布衣的风。

那时，还没有灯，火种是宝贵的，普通人家想来还不可能用于点灯。星星和月亮，就是他们的灯。月光、星辉下，一群人或一家人，聚在一簇，也可能是一间石头屋子里，一起拉话，也可能手里还在做着磨石斧、搓草绳之类的什么活儿。

黑夜过去，黎明到来，他们醒来，翘首东方那抹白，随着第一个人从石头屋子里出来，城里各处有了响动，石城就这样醒了。一些老者手搭凉棚，观望一天的天气；迎着第一缕晨光，先民们相跟着从城门里出去，走向田亩、河流、山林……

他们抬头望过的，人类童年的日头，走到今天，它竟还是这样鲜亮，仿佛从海水里升上来的一轮红日。

石峁的人家，似乎还传承着简单、质朴的生活方式：种一坡有石头的山地，娶一个不一定有多俊的女人，点一盏灯，烧一盘土炕，生一群子女，腌几缸酸菜，养一些牛羊，喂一群土鸡……站在不高的用几千年前的石片垒砌的院墙里，披一身也曾照过古人的晨辉。就那样简单，站到院墙里，就可以看到田亩、果实与河流……

从东门墩台上四望，眼前是原始村落、民居、石棺墓葬、祭祀场所、灰窖遗迹；断断续续、起起落落残破的古城墙；零星的农作物、草丛、树木。那时，这石峁山曾是一大片缓坡，在这高坡、石城里，走过哪些王公贵族、武士神仙和平民百姓？

随着日头的不断升高，在北方，这天空，让石峁蓝得无边。

四千多年前，这天空下，曾是怎样的一座城？人来人往，市声喧闹，挑担背筐，犬马狩猎……我们的想象力无法抵达。它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符，那么，石峁古城到底属于谁的管辖范围？谁的领地？如此大的古城和五帝又是什么关系？

著名史学家沈长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撰文这样说：我相信，这座古城所蕴含的考古文化分布的范围及其附近地区，应当就是黄帝部族活动的地域。而这座城址的相对年代，则应当是黄帝部族及其后裔活动在历史上的时期。专家或认为它是当时“北方一个很大的集团”，或一个“酋邦”势力范围控制的中心，也有称之为“一处区域性的中心”的。鉴于没有任何对这座古城的文字记录，专家又均表示不知道这座古城属于哪个邦国或哪个部族。笔者一向对先秦西北地区的古国古部族有过持续的关注，欣闻该地区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，自然感到十分振奋。但与上述专家不同的是，我认为还是可以从历史学角度对这座古城进行一些诠释的。这座古城不是别的，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邑居。

黄帝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不算太早，他与其他几位古帝实际上都应是同时代的人物，就是说都大致生活在夏代稍前的时候。过去史书把他置于其他几位古帝之前，实是出于后人的安排。因为黄帝的后裔周人建立了强大的周王朝，以后的华夏族又是以周族为主融合其他各族形成的，为华夏族编排的祖先的历史自应把黄帝放在首位。史载黄帝与蚩尤曾发生过战争，它书记载蚩尤在少昊之后，少昊又大致与颛顼同时，黄帝所在的时间不一定早得过颛顼。如此来看待考古学者所发现的石峁古城，就可以看出它的年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

当了。由是我们判断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，也有了充分的依据。

华夏部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端，炎黄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神州大地；还有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都曾与炎黄有过怎样激烈的抗争？这一切都是石峁古城——这位来自远古的老者藏于他腹中的故事。

我们从哪里来？

这样一座古城，它又是怎样毁灭的呢？

一座古城遗址，俯身于北方大地上的一个巨大的问号。

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。连一片甲骨都没有。

好在石峁古城遗址本身的这部大书还在，虽然残缺不堪。但它用道路、城墙、城门、民居、祭祀台、用具、用品这样一些“文字”，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聚落形态、社会形态、意识形态，记载了人类童年时期在这里的生存、生产、生活方式。将中国史前格局完整地书写在这北方的大地上。

从东门瓮城遗址发掘出土的文化层来看，这座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龙山文化中晚期，废弃于夏代。

整座石峁古城里，是否还有更早的文化层？

看那些正在遗址上小心挖掘、不停筛选的考古工作者的那份执著和韧劲，你就会想到，我们大家的期待不会落空。完全有可能会在这里发现灿烂夺目的史前文明，还可能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一切。

那天，我在古城遗址中遇见几位来自海外的考古学者，他们说：“石峁是个奇迹！”与古埃及金字塔一个时期。因为语言不通，他们向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句。

石峁古城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，它的考古发掘不是三五年就可结束，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。跨国界，多学科，不同肤色学者专家，共同在这片到处都是梁峁的大峁上，丈量、钻探、挖掘、搜寻、筛选、打磨、擦拭、观察、化验……不断有外国考古学者向石峁走来。

我们从哪里来？石峁古城遗址，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本。石峁古城的考古发掘，已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中华文明重要探源工程；沿着四千多年前古人在石峁走过的那些道路出发，去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。

**(孟红霞：神木县博物馆 助理馆员；高艳芳：神木县博物馆 助理馆员)**